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十六回 見彼美陡起不良心 借世交巧作進身計

話說祝道生自在南京鬧出事來，連他丈人尤肅的功名一齊革去，悶懣懣跟著尤肅回轉蘇州。他又回嘉興去了一遭，出來仍住在丈人家內。那尤洲因無子姪，只得這個女婿，雖然為他所累，到底日後還要靠他半子收成，一句也不埋怨。又恐他慚愧做了白衣人，用了幾千銀子，遣人至都中，代祝道生更名自新報捐司馬之職。祝自新見自己得了五品前程，又誇耀起來。初時對人尚覺腴腆，久則故態復萌，仍然無所不為，終日眠花宿柳，凌善欺良。合城的人，因他丈人究竟是個致仕縉紳，不敢得罪他，受了他的害，只好敢怒而不敢言。尤肅在任所時，有幾宗私存的銀兩，當日匆匆回家，未及討取，今日打發他女婿去討。祝自新辭別尤肅，帶了三四名跟隨，又帶了一個心腹家人王德，一路向南京而來。到了南京，租了房屋住下。不數日，先討了一半，尚有幾宗未清，俟討齊了，方能回去。他手內有了錢，每日在秦淮河尋娼訪妓，任意作樂。偏偏又遇見劉蘊那冤家，自古君子與君子臭味相同，小人與小人亦復如是。見了面，三五句交談，即相契非常，彼此得了伙伴，更外高興。不是劉蘊今日邀祝自新游湖，即是祝自新明日請劉蘊吃酒。兩個人又結了盟好，倍加親密。

何以劉蘊能出來亂鬧？因他妻子曹氏已故，劉先達又足疾大發，寸步不能行走，劉蘊所以益無忌憚，只要瞞著劉先達就是了。又把曹氏攆去的愛妾，重複尋回府內，稍有姿色的婦婢，他皆要勾搭上手。外間又得了祝自新這一個朋友，加倍鬧的不成說話。一連鬧了個月有餘，城內城外無處不到。劉蘊道：「祝賢弟，我們在南京也逛煩了，何妨到揚州逛逛去，而且揚州風景不減金陵，大可新）F些眼界。」祝自新拍手稱妙。劉蘊對他老子說，要到揚州訪友。劉先達只當他是真的，自然依允。次日，即僱了船起身，在路走了兩日，已至揚州，就在鈔關門內尋了一家寬大客寓住下，終日在那些行戶人家走動。

這一日，合當有事。劉蘊清早起來吃過點心，因祝自新昨晚酒吃多了尚未睡醒。劉蘊又不好一人出去，獨自無聊，背著手站在門前閒望。見行人來來往往，甚為擁擠。忽聽得對面「呀」的一聲，有個女子開門出來潑水。劉蘊見那女子年紀只得十七八歲，雲鬢蓬鬆尚未梳洗，上身穿件官綠緊身小襖，下穿條元色布裙，高高條著，露出一對紅菱，又尖又瘦，只好二寸有零，生得面如含露嬌花，腰似臨風弱柳，嫵娜風流，天然俊俏，把劉蘊都看癡了。那女子潑過水，抬起頭來，見對過有人望他，臉一紅，回身「撲通」把門關了。

那劉蘊的魂靈直跟了女子進去，一時收不轉來，癡呆呆望著那關的門內，連眼珠兒動都不動。好半會，覺得背後有人在肩頭拍了一下道：「仁香兄，看什麼東西？都看出神了。」劉蘊回頭，見是祝自新，道：「適才天上有位神仙經過，故而愚兄在此恭敬以待。」祝自新笑道：「你說的什麼瘋話，叫我不懂。」劉蘊同祝自新到了自己房內，把遇見對門女子如何美貌，細說一番。「若能與他說句話兒，就暫時死了，也算值得」。直說得天花亂墜，蓋世所稀。把個祝自新亦聽得十分高興，手舞足蹈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看對過人家不是個高門大戶，訪清了做甚麼勾當，多多把銀錢去打動他，不愁不遂我們心願。倘若執意不行，我們即以勢力壓他，還怕他飛上天去。」

劉蘊點頭連稱善，喚過一名家丁，吩咐去探訪對門信息。少頃，家丁進來說：「對門住的個姓沈的，亦是書香人家。因這沈若愚讀書未成，習了布行生業。妻子伍氏，只生一女乳名蘭姑，今年十七歲，尚未配人。那沈若愚前月到江南販布去了，家中只有母女兩人。伍氏居家省儉，連僕婢都不用。」劉蘊皺眉道：「偏生是個書香人家，斷不肯做非禮之事，這一場乾相思是害定了。」

祝自新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管他書香不書香。俗說只要工夫深，鐵杵磨成針。准得他老子不在家，我有個計策在此，不怕他魚兒不上我的鉤。你不要性急，倘若得了手，你卻不可占我，我要得個頭籌的。」劉蘊道：「無庸交代，我情甘奉讓。我只想與他說句知心話兒就算了，斷不敢有占，只要你辦得到手。」祝自新附著劉蘊耳朵，悄悄的說了數活，劉蘊喜的贊好不絕。兩人又到街市上閒逛了半日，至晚始回。一齊無話。

來日大早，祝自新叫進王德，又封了五十兩銀子交與王德，到沈家如此如此說項，包他受之不疑。王德退出來，至沈家叩門，裡面蘭姑答應，開了門見是個生人，忙退了進去。伍氏出來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王德滿面堆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可是沈奶奶麼？你家沈老爹有家信在此，我特地送來的。」伍氏聞得是丈夫托他寄家信的，又見來衣裳齊楚，像個大家執事的模樣，連忙將王德請入內堂坐下。茶罷，伍氏道：「我家老爹在何處認識尊駕，奉托帶的是什麼信？」

王德道：「信是我主人帶來，叫我送過來的。我主人姓祝，是上一科的副貢生，前王江南鹽法道尤大人的姑爺。因在蘇州茶坊內遇見你家老爹，偶爾談及，上代卻有世交，又見你老爹為人誠篤，彼此甚為契合。我主人要到揚州來訪友，你老爹托帶了封銀信回來，說匆匆不及寫信，現在市價騰貴，不能彩買，暫時尚未能回家，囑咐你們放心。卻好我主人就住在對門客寓內，所以今早打發我送來。我主人說，尊府沒有男子在家，不便拜謁，差我致意你老人家。」說著，將五十兩銀子遞過，請伍氏檢點。

伍氏雖未接著丈夫家信，見了許多銀子，又聽來人說他家主人是個縉紳子弟，如何不相信？歡天喜地捧了銀子進去，交與蘭姑收好。又封了幾錢銀子出來，向王德道：「蒙你家老爺遠路攜帶，不安之至。又勞你管家的步，今有點菲敬，請你管家買雙鞋子穿罷。你家老爺前，並煩代我請安道謝。」王德道：「你老人家太多理了，三五步路還要腳步錢麼？我主人知道，是不依的。」伍氏道：「這是我的意思，你家老爺知道，卻也不妨。管家嫌少，就不要收。」王德推辭數次，方肯收下，起身道謝作別。回寓見祝自新銷了差，說伍氏果然相信，把銀子收下去了。祝自新大喜，對劉蘊道：「收了我的銀子，有兩分苗頭了。」劉蘊亦甚為喜歡。

伍氏送出王德，回身入內，對蘭姑道：「你父親因為暫時不回，怕家中乏用，帶了一封銀子回來。想必那姓祝的是個正經人，所以不寫信，交與他托寄銀兩，是無礙的。跟他的人說，上代還與我家有世交呢！」蘭姑聽了，口雖不言，心內著實疑惑，暗付道：「父親去未多時，據雲布價騰貴，又未能彩買，這宗銀子是那裡來的？若說父親挪用東家的本錢，我父親向來為人分文不苟，即應得的俸金，都要取之有道。況且又沒有親筆家信回來，只憑那祝姓家丁口內之詞，其中定有原故。」不說蘭姑獨自疑慮。

又過了幾日，劉蘊催著祝自新道：「前日已送掉了五十兩銀子，一點實效還沒有。若白用了，才叫不值得。」祝自新笑道：「我說過你不用性急，只要他收了我銀子，已有二分工程，包管他不上我這條路，定上我那條路。不過那條路費些周折。」回身至房內，開箱取出幾件定織上等衣料，又叫王德到街市上配了幾色水禮，送到沈家去，須如此如此說法。

王德拿了禮物，來至沈家，適值伍氏正在堂前。王德上前請了安道：「我主人日前在蘇州，很叨擾了你家老爹幾次。我主人本意待沈老爹動身，備幾樣禮送他，不料我主人又先來揚州，故而打發我送上菲禮數色，務望你老人家笑納。」說著，即將各件全數攤擺桌上。伍氏忙止住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蒙你家老爺帶信回來，我尚未道謝，怎麼反送起我家禮來，斷斷不敢領受。煩你管家帶了回去，為我致意問安。恕我家無男子，不親去叩辭了。」王德道：「臨來時，我主人再三囑咐說，他家不收禮物，你就不用來見我。況且各物都買定的，難以退回，我主人又無用處，你老人家可憐我回去要受氣，賞收了罷。」說罷，回身即行。

伍氏一把拉住道：「你管家且坐坐，容再商量。」暗想道：「那姓祝的是一團美意，若執意不收，豈不代丈夫惱了朋友？」

又見各物皆係上等物件，婦人家多半好貪便宜，遂改口道：「既承你家老爺賞賜，若一定推辭就要說我家不中抬舉了。卻又收之不當，容改日再補報罷。」王德道：「好呀！你老人家肯收了，也免得我往返。」幫著伍氏將各件搬入裡面，伍氏重重開發了力錢。王德回寓說：「沈家禮都收去了。」祝自新喜道：「有了四分成局了。」向劉蘊道：「何如？不怕他十分聰明，都要著這道兒的。」劉蘊亦深為佩服。由此安心適意，專盼佳音。

對門伍氏收過禮物，與蘭姑說道：「姓祝的如此多情，我怎能白白的收他許多禮物，你父親又不在家，不知道那一日方可回來？倘若祝老爺回了蘇州，豈非缺典。我意在備席酒請他洗塵，我已四十外的人，雖是女流，見他也無關礙。」蘭姑道：「請是要

請他的，卻不好請他家來。我聞得這祝家是個少年人，到底父親不在家，起居不便。莫如送至他寓所，彼此皆可適意。」伍氏點頭稱是，即央鄰舍買了一席豐盛酒肴，又央他家的用人，送到對門。祝自新並不推卻，收下酒席，加倍開發來人。向劉蘊拍手道：「而今成局算有六分了。你且將這席酒當太平宴吃，不日即可大功告成。」兩人歡悅非常，吃得爛醉始已。

次日清晨，祝自新換了一身簇新衣履，叫王德持了名帖到沈家去說，我親自過米謝酒。王德一逕來至沈家叩門，伍氏開門。

王德道：「我主人昨日多擾，今早特來親謝。」伍氏未及回答，祝自新早迎上來，深深一揖道：「昨承大嫂賜食，愧領之至。」伍氏見尊客站在門外行禮，何能不說聲「請進來坐坐」。祝自新如得了聖旨相似，大踏步走入門內，到了堂前，復又作揖。伍氏忙還禮，請祝自新上坐。自己捧了兩盞茶，送與祝家主僕，方才入座。

祝自新欠身道：「日前在蘇州得唔若愚兄，談及先代本有世交，常通慶弔，後因先祖掣眷赴任，南北阻隔，才疏失了。敘起來都是通家舊好兄弟。若愚兄為人本來謙虛已極，我未曾盡地主道理，若愚兄竟反賓為主，很請了我幾次。本意備點土儀送他，我又因事先來揚州，故而打發小價送至尊府，得蒙大嫂賞收，已承格外體貼。大嫂何乃多情，又賜酒食。」說著，又深深一揖稱謝。

伍氏見祝自新人物清秀，衣服華燦，似個大家子弟模範，又見他溫恭有禮，出言婉而多風，心內贊賞不已。忖道：「我丈夫得此朋友，不愁沒有靠背。」遂滿面堆歡道：「舍下家寒無甚孝敬，又迭承厚賜，我不過備了幾色聊堪適口的粗肴，又蒙齒及，真正要羞愧煞了。拙夫既與尊府通家世好，就算一家人了，以後請勿如此客套。」祝自新連稱遵命，又問東問西的說了一回閒話，方起身作辭。

伍氏直送至門外，進來對蘭姑道：「這祝少爺果然人好，如此身分並不矜張，真稱難得。怪不得你父親與他相契。」蘭姑聽說，淡笑了聲道：「姓祝的坐在堂前，女兒在門後偷看了一眼，母親切勿將他當個好人。他臉上明明一團邪氣，外面假裝著文雅的樣子，他可欺別人，卻難欺你的女兒。母親如不相信，只看他兩隻邪眼，口裡說著話，眼角在四下裡覷望，其人雙眸如此，可知其胸中不正。父親為人雖然忠厚，卻是個老成練達的人，縱然與他世交，也不肯與他往來親密。母親不可信他一面之詞，要留神又是。」伍氏聽了，大為不然，又不忍搶白他女兒，惟有付之一笑道：「你也忒多心了，難道他還想騙我家麼！」不說伍氏母女閒論。

那祝自新回到寓中，一面除換衣冠，向著劉蘊道「恭喜」道：「你大事有了九分工程，不久即可從心遂欲。」即將他見著伍氏如何說項，「看伍氏的光景很為相信，只要再被我騙進了他家門，那就十拿九穩。即不然一翻轉來，他也跳不出我的圈套」。劉蘊鼓掌稱妙。由此祝自新又借著別的事，到沈家去了兩次，多多少少送了伍氏若干物件，皆是婦人家需用之物，伍氏大為喜悅。只有蘭姑心內著急非常，越看祝姓越不是個正經人物，又勸他母親不醒，一心惟望他父親早早回來，分出真假，好斷絕了祝姓來往。

這一日，伍氏正站在門外，祝自新又走了過來，伍氏邀請入內。祝自新道：「尊府屋宇寬大，又極幽靜，若較之我們所住的寓所，嘈嘈。即啣真有天壤之別。前日我還與店主人淘氣，不知日間住下一起什麼人，多是北路口音，與我住房一板之隔，飲食多是生蔥生蒜，滿口咬嚼，那一股穢惡之味，令人觸鼻欲嘔。到了晚間，每人吃醉了酒，高聲大氣的要唱半夜，睡下又呼吼如雷。連日被他們鬧得眼皮兒都沒有合著。在大嫂看，可惡不可惡？我只道他們過路的客，好歹受他一半日的氣，那料他們住的日子久呢！據說有一起同伴在後，到齊了方能起程。昨日我看了幾處客寓，皆不合式，若是若愚兄能於日內回來，我也好奉借尊府暫住幾天，亦不致受客寓裡的恆氣。無如尊府雖然閒屋甚多，若愚兄不在家內，我又未便啟齒。」

伍氏聽了，暗自沉吟道：「聽他的口氣，分明要暫借居住，因我丈夫不在家；不便過來。想他既與丈夫至好，在家必定借與他住的。我雖是個女流，比他大了一倍年紀，況且我女常在房內，又有前後之分，就是丈夫回來，也不能埋怨我。我替他結交朋友，落得做個人情，也不枉他時常送東西與我。」想定主見，開口道：「既然尊寓嘈雜不能安住，若不嫌寒舍蝸廬，何妨請過來暫住。待我家老爹回來，亦可朝夕盤桓。」祝自新見伍氏一口應允，好不歡喜，忙起身作揖道：「雖承大嫂盛意，恐若愚兄回來不悅，還是待若愚兄返揚再作商量。」伍氏道：「不妨，拙夫的性格我素來深悉，是極愛友道的。而且通家世好，斷無話說。」祝自新謝了又謝，道：「既如此說法，我今日即搬了過來，免得受他們吵鬧，容再酬打擾尊府罷。」轉身喚王德道：「你回寓搬取我行李等物過來，把房租與店東算清結了，不要拖欠。」王德答應出外，蘭姑在門後聽得母親借屋與祝姓居住，不禁跌足叫苦道：「我母親何至胡塗若此，也不想到他是個少年男子，我家只有母女二人，將個陌生人住進門內，不怕旁人議論麼？況且這個人引進了門，只恐不日即要有是非。」忍耐不住輕輕的嗽了一聲，送個暗號與伍氏說話。

伍氏明知蘭姑在門後招呼他，又是「阻攔我不要借屋與祝姓住，我已經允出口，他又是丈夫至好，諒也無妨。這孩子太覺噁噁，仗著他有點小聰明，他父親平日最信他的話，難道我若大年紀，不如他的見識麼？且不要睬他，免得耳畔聒絮」。伍氏只當不知，仍與祝自新談說。把個蘭姑急得五內如焚，見王德已押著行李進門，一件一件的搬至對過三間客屋裡鋪設，曉得這樁事阻攔不下，急得頓了兩腳，回房去了。

前面祝自新見各物安排停當，起身到房內取出幾大包銀子，交與伍氏道：「這裡一千兩銀子，請大嫂代為收好。雖說尊府並無閒人，我主僕時常要出去的，怕有舛錯，不如請大嫂收好，到底有個交代。如尊府有缺乏之處，但用無妨。」伍氏接過，收入裡面，見蘭姑坐在房內納悶。

伍氏道：「你才招呼我有什麼話？」蘭姑道：「我勸母親不要與姓祝的往來，你不信罷了，今日反將他住進門來，家內又無男子，豈不是笑話。我看他如此行為，斷然是不懷好意。母親你不要後悔不及，將來累了父親。」伍氏聽了，又氣又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多分是瘋子，何以就累了你老子，我真真不解。你說他不懷好意，他想騙我什麼？你老子不日即可回來，他又住在我家內，會了面就分真偽。除非他是個癡子，才肯給苦自己吃呢，又豈一千兩銀子交與我收著，如果不是你父親至好，他也不放心。你的心未免太細很了，想到沒得的所在去了。」蘭姑聞得祝姓又存下一千銀子，加倍著急，暗暗叫苦道：「其中定有蹊蹺，顯而易見，無奈母親執迷不悟，只看了一面，如何是好？惟願父親日內回來，雲雨一天暫時消散。我仍有一樁心思，卻不便對母親講，單怕那個畜生算計在我身上，十分我就有九分疑慮及此。」蘭姑愈想愈害怕起來。他母女彼此各存意見，話不投機，伍氏忿忿的回房去了。

次日，祝自新才起身盥洗，見王德匆匆走進道：「甘泉縣換了胡太爺，少爺也該去拜會他。」原來這胡甘泉名武彤，字禮圖，湖南辰州府人，亦是一榜出身，是尤鼎最得意的門生。因前科會試不第，赴部大挑，得了這個缺。其人貪婪不仁，又沒見識，人送他個綽號叫做胡塗蟲，又叫胡利徒。今日乃胡武彤接印之期，王德得了信，來稟知他主人。祝自新即吩咐王德備轎，穿了五品公服，前去拜會。胡武彤留他吃上頓飯，敘敘多年闊別，至暮始回。明日，胡武彤擺齊執事，來答拜謝步。左右鄰舍都知道沈家住下個貴客，又聞得與沈老爹是世交至好，無人不誇獎贊歎，伍氏分外得意。

隔了一日，劉蘊又過訪祝自新閒話。王德對伍氏道：「這姓劉的是當朝首相的公子，堂堂監察御史。因劉老大人告老回來，他亦告終養在家侍奉。南京要推他第一家豪富，頭等的鄉紳。與我家主人，是盟過的兄弟。」說得伍氏從此加倍欽敬他主僕，不枉留他住這一場，也在裡黨中爭個光耀，足見沈家還有這一個朋友。若信了我那古怪女兒的話，豈非好機會當面錯過了。只有蘭姑憂慮異常，盼穿兩眼不見他父親回來，急得心如火灼，終日在房作些針黹，連房門都不開。有時伍氏不耐煩起來，不送飯他吃，蘭姑情願忍餓一餐，足跡不出。

這日，合當有事。蘭姑吃了晚飯，做了一會針黹，伍氏早睡去了。時已二鼓，閃外燈火皆息，一庭皓月明如白晝。蘭姑忽然想起，日間洗滌了件衣服曬在廚房院落內，忘卻收了，恐夜來露水浸濕，明日不好穿換。此時外邊的人想都睡熟，不妨前去收取。起身開了耳門，向廚房裡來。他家廚房雖通外面，卻有」卜耳門相通內室。恐前進有生客在堂，女眷不便行走，即由耳門裡出入。

蘭姑才走出耳門，恰恰祝自新在前進玩月未睡。因日間劉蘊來催他道：「你住了好幾天了，還沒有一毫動靜，莫不是要住在他家一世麼？我深愁沈老頭兒回來，你的謊就脫節了。你究竟是成何見，不妨請教一二？」祝自新道：「我打聽得他家女兒尚未適

人，不如加意寬盡溫柔，叫他敬服了我。然後央人說合，哄他娶家去做正室妻子，人到了我家，就隨我作正作副，將他作個侍妾，在你我兩家輪流一月，豈不皆遂了心願。即不然，仍用著那一著毒手，遲早都脫不出我的手內。」坐了半晌，劉蘊去了。祝自新口內雖如此說，心內亦頗著急，細想劉蘊的話，未謂無理。如沈若愚朝暮回家，我以前用的機關，皆付流水。而且彼此睹面，甚難為情，雖說有著退步在此，總以不露痕跡，彌縫到手為上策。思來想去，不能就枕，起身吹熄了燈火，走到院落中踱來踱去的賞玩月色，躊躇著日間的事。

忽聞裡面門響，又聽得細瑣蓮步聲音，急掉頭看時，見冉冉一個美女走入廚房。祝自新在暗處望明處，分外明白，又係月下觀佳人，更加一籌。知道他家並無外人，只有母女兩個，必定是蘭姑那丫頭。怪不得劉蘊見過一次，如著了魔相似，果然言不謬贊。我祝某見過多少絕色，即如我妻子尤氏，也算一個尤物，若比較起來，連這丫頭的後塵都巴結不上。越看越美，越看越愛，從來色膽如天，不禁一步一步走了過來，至蘭姑身畔立定，將欲開言。

那蘭姑取了衣服正待進去，聽得後面足步之聲，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見祝自新站在面前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低頭就跑。祝自新見他要去，想道：「難得遇見他，再將他放走，豈不白失此機會。」近前一步，雙手把耳門擋住，笑容可掬道：「姑娘，如此夜深一人出外，不是有意小生，即是良緣天就。」蘭姑聽他口內咬文，一派遊戲的言詞，又見他擋住去路，急得心頭鹿撞，遍身發抖，顛巍巍道：「你你這大膽的狂徒，敢於深更半夜調戲我姑娘，好好讓開便罷，若再胡說，叫醒我母親，看你臉面何在？」祝自新笑道：「姑娘罵我是愛我，就是打我幾下，我也情願。若說我調戲你姑娘，我未曾到你上房，你自家走了出來，相巧碰見了我，定非偶然。非是我誇張大口，如我這樣人，匹配姑娘也不辱沒。」說著，伸開兩手意將擁抱。

蘭姑急的恨不得一頭鑽入地縫裡去，退了兩步，高聲大喊：「母親，快來！」祝自新聽他喊叫，怕驚動伍氏，忙走近一步，左手抱住蘭姑，右手按住他的嘴，使他出聲不得，笑吟吟道：「我的乖乖，不要使性子，到口的美食還叫我吃不成麼！」輕輕一擒，把蘭姑抱起，即向自己房內行走。可憐蘭姑不能喊叫，又不能著力，上身被他緊緊摟在懷內，動掉不得，惟有兩隻小腳，亂蹬亂踢。湊巧一腳踢在祝自新檔內，疼痛非常，不禁失聲「哎喲」，左手一鬆。蘭姑趁勢使勁的一仰，兩個人都跌了地，旁邊一堆盆桶打倒，四處亂滾，驚天動地的響起來。

恰好伍氏一覺睡醒，下牀小解，耳畔隱約聽得有人喊叫了聲，似女兒的口氣，又像遠遠在外面相似，大為詫異，即喚道：「蘭姑！蘭姑！」喚了幾聲，不聞答應，忙開了房門，見女兒房門大開，燈尚未滅，走過來房內靜悄悄的，不見女兒蹤跡。伍氏不由心內突突的亂跳，正在沒了主見，忽聞外廂「乒乒乓乓」的響，知道出了事件，急點了手燈，大著膽走出，一面走一面喚道：「蘭姑，你在那裡弄的什麼東西響？」祝自新跌在地下，半晌才算檔內不痛，見蘭姑呆呆的跌在對面翻眼，意欲起身重複用武，聽得伍氏一路招呼出來，很吃了一驚，一骨碌爬起，飛奔回房去了。

伍氏到了廚房，舉起手燈，見蘭姑躺在地下張著嘴喘氣，盆桶傢伙滾散一地，未知何故？問道：「你半夜深更作什麼怪？」

蘭姑見伍氏出來，祝自新已去，才放下了心。從地下爬起拉了伍氏的手，望後就走。伍氏更不明白，又見蘭姑倉皇失措的情形，到了房內，伍氏道：「你到底怎樣？」蘭姑喘定了氣，「哎呀」一聲，未曾開口先撲簌簌流下淚來，望著伍氏頓足道：「母親你不信我的話，可知你女兒受辱，怎生見人。」說著，嚶啞痛哭。鬧得伍氏摸頭摸尾不著，道：「你敢是染了魔了，因何說起瘋話來？」蘭姑一面哭著，一面訴說適才祝自新如何欺侮了他。伍氏聽罷，氣得足軟手顫，癱在椅上。心內又氣又愧，氣的是女兒受了祝姓羞辱3愧的是有眼不能識人，把這個畜生誤住了家來，竟不出女兒所料，指著外面，高聲百般穢罵。

祝自新在房內句句聽得明白，不由氣恨交加。此時王德也醒了，道：「沈奶奶與誰門口，半夜裡還罵人。」又聽了半刻道：「咦，好似句句罵的你老人家呢！」祝自新喝道：「少要多話！」遂將適才的事，細說一番。王德道：「卻怪你老人家做得太孟浪了，可惜把多日用過的工夫，一齊抹掉了。」祝自新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懊悔也無用。你快些起來收拾，明早好走，此處斷難居住，我們只有用那一著棋了。」王德穿齊衣服，把要緊行李衣囊收拾了一擔，其餘的東西盡行丟下。俟天色微明，主僕兩人悄悄的回至客寓。敲開了門進去，倒把劉蘊嚇了一跳，細問情由，笑道：「我說溫柔做法怕的不行，還是這一步做手好，不過喪點良心，卻也顧不得許多。只可惜你那一千銀子，用到白處去了。」祝自新道：「我的銀子何嘗白用，還要在這一千銀子上生支節呢！到了那個地步，你自然清楚。」兩人談談說說，重又睡下。

伍氏到了天明，出外見祝家主僕已去，留下許多物件，笑道「我料你也沒有那副厚臉見人，竟自溜去。這些物件落得擾你，連那存下的一千銀子，想你也無顏來取。」回頭向蘭姑道：「我的兒，不用氣惱，好在沒有被他輕薄了去。明日把他這一千銀子，多打點首飾，與你遮羞罷，多的留與你父親做個本錢，也落得受用那畜生的。」蘭姑聽了，鼻內「哼」了聲，也不言語，心內道：「我母親何故仍是這般糊塗，祝姓白白丟卻若干銀子，焉肯甘心？恐咫尺風波，即要發作。若依我當日不留他來家，方算一點事沒得呢！」

祝自新睡到日午起身，吩咐王德備轎向縣裡來。胡武彤將他接入內堂，略敘寒暄。祝自新欠身道：「小弟昨日受了人欺侮，萬難為情，今特米奉求仁兄作主，代小弟出這口惡氣。」說著，在袖內取出五百兩一張銀券，雙手送過道：「些須菲敬，祈仁兄哂納。」胡武彤接過看了看，眯著雙眼道：「誰人大膽，敢欺賢弟，都交在愚兄身上究力。你我既係自家人，何用如此客套，若一定推卻，反說我見外了。請道其原由。」祝自新將座位挪近一步，附著胡武彤耳畔，把在沈家的細情一一說明，又立起打了一躬道：「總怪小弟自取愆尤，奈因落在其中，騎虎難下。望老仁兄推家岳情面，包容一切。」

胡武彤還了禮，捻須大笑道：「自古少年心性，多半如斯，這也難怪賢弟。想沈家不過一介細民，也做不出怎樣的手段。又喜江都陳君上省去了，此事愚兄卻可問得。明日你遣僕具個察呈進來，要說沈若愚在蘇州當面將女兒賣與你為妾，講定一千五百兩身價，當時收了五百，其餘允你到了揚州，看過他女兒再兌那一千，人銀兩交。還要說他因事羈絆不能回來，有信寄交他妻子伍氏，亦可做主。不意伍氏收了你的銀子，陡生不良念頭，圖賴此事，反率領多人打到你寓所，說你誣良作賤，逼買妾媵等詞。你還要做張假身紙，黏在察後。我見了公件，即可一面提伍氏與蘭姑到案，再去關提沈若愚。臨訊之時，用些恐嚇開導的話，不怕他不雙手將女兒送與你作妾。但是人過了門，你要大大酬謝我媒人一宗才是。」說畢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在賢弟看，此計如何呢？」

祝自新聽了，歡喜異常，連連稱謝說：「仁兄真有神鬼不測手段，敢不拜服。倘事有成，小弟怎好忘卻大德，理宜重報，決不食言。」忙辭別胡武彤回寓，與劉蘊細酌了一紙稟詞，叫王德做了抱屬投進衙內。胡武彤隨時批發出來，立即喚進兩名精細差役張政、王洪，給付硃簽，又面囑「到沈家小心為是，事成之後，祝少爺說從優賞賜你們」。二差退出，帶了兩名伙計，如飛向沈家來。未知到了沈家若何處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